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22

文化自觉与乡村本土文化提升的三条路径

屈云东,王雅鹏,毛寒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中国乡村本土文化正面临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而乡村特有的多元文化冲突和文化个性则赋予了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独特的空间逻辑。文化自觉是继续保持本土文化生命活力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文化自觉理论,强调以文化自觉推动乡村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乡村地域文化修复与改造、乡村本土文化认同与再造来提升乡村本土文化。目的在于揭示乡村本土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演变规律,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中实现乡村本土文化自觉。

关键词:文化自觉;文化基因;地域文化;艺术介入;乡村本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171-07

费孝通说过:“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①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表述能够指导生活在多元文化中的人们如何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文化秩序。费孝通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的时候还说过,“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要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②。这既是对文化传承与发展关系的理性表达,也为我们界定乡村本土文化自觉和乡村本土文化场景提供了理论起点和诠释空间。

乡村本土文化也称乡土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在地文化,体现乡村文化概念范畴中的空间感,它包括本土文化现象和本土文化刺激给我们带来的具身性感触。乡村本土文化场景是乡村本土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模式,它建立在以农耕为主的乡土环境里,带着人们的情感认同,象征着特定文化精

神,是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该地域空间里的地理与历史文化符号,它包括乡村社区、建筑、人群、文化活动、公共空间五大构成要素。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建设需要深入乡村本土文化,挖掘出点、线、区域内蕴藏在“山水”背后凝结而成的独特象征符号,唤醒进入者的情感,在达成共识中逐步形成默契,实现文化价值提升从“资本”到“心灵”的转换,从而使乡村文化场景的提升更具鲜活性和生命力。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构建和提升,是乡村文化自觉的表现,对于记录文化记忆、激活文化传统和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然而,在全球化语境下,外来文化给乡村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击:物质文化冲击精神文化、城市文化冲击乡村文化、现代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全球文化冲击本土文化、大众文化冲击精英文化等。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锋交融,形成复杂的文化场域场力,从而对乡村文化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乡村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中逐步被消解,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不断式微湮灭,并呈现出一系列文化自觉缺失的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乡村文化

收稿日期:2023-0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YJA760041);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2YBC044)

作者简介:屈云东(1972—),男,湖南永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设计学与艺术哲学研究。

①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基因失传、乡村地域文化失调、乡村文化认同危机、乡村本土文化失范等,而承载着乡愁记忆的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衰败逐渐成为事实。那么,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与提升乡村本土文化呢?一般认为,文化自觉是化解乡村多元文化冲突与挑战的精神基础。因为唯有增强文化自觉,能做到对乡村本土文化自主地位与作用的自觉,加深人们对本土文化元素的辨识与感知,强化人们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①。并有利于通过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的文化遗产自觉、乡村地域文化修复与改造的文化发展自觉、乡村本土文化认同与再造的文化艺术自觉三条路径,更好地提升乡村本土文化。这三条路径,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呈现出一种由里及表、递进融合的演变态势,体现的是对乡村本土文化传承、改造与再造的发展逻辑。

一 以文化遗产自觉推动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

“基因”的概念来自生物遗传学,它是遗传信息的重要载体,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生物基因通过“繁衍”传播,文化基因则是与生物基因类似而产生的一个用于描述文化潜在规律及其深层次内涵的概念。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文化基因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特别是‘模仿’的方式得到传递。”乡村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分支,是乡村文化的本质浓缩和抽象凝结,它包括乡村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和外部形态三个层面,共同形成一个乡村文化基因库。

(一) 以自觉传承的精神审视乡村文化基因

当前,乡村现代文化的话语霸权挤压本土文化的发展,日益消解本土文化延续的传统逻辑,使本土文化逐渐失去民族性、地域性、延续性和稳定性等特征。乡村建设面临文化精神旁落、文化空间萎缩、文化技艺断层、文化行为异化、文化个性不足等有关文化基因载体衰败、文化基因符号消失的问题,乡村优秀文化基因继承出现了断代的情况,现代文化的压力倒逼乡村文化基因的继承

与延续。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呢?习近平指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②这一方面深刻揭示了民族文化基因与确立民族根性、灵魂与标识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表明,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是推动当前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的根本遵循。这就要求我们,一要自觉传承依托在乡村本土文化中特有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禀赋,把散落在乡间的民间信仰、宗族制度、伦理道德等重新融入新时代乡村建设,从源头上强化无形的乡村精神文化基因。正如梁漱溟所说,乡村文化“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③,来自村民内心深处的精神文化基因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更能产生强劲的动力,但精神文化基因必须在特有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历史文化价值^④。二是要自觉传承乡村建设需承载的乡愁、乡风、非遗等,开展具有地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节日庆典、礼仪规范、民风民俗、民间曲艺等生活生产活动,这是对乡村行为文化基因的最好继承与延续。三是要自觉传承与保护好传统聚落、街巷空间、建筑园林、非遗工坊、手工技艺展示等有形的乡村物质文化基因。只有加强乡村文化基因继承与延续的文化遗产自觉,才能让继承乡村物质文化基因的乡村文化场景和文化特质得以延续,也使得乡村的文化精神、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更具稳定性。

(二) 自觉构筑原真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基因库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基因库。乡村文化基因库是乡村文化中所有文化个体基因的总和。乡村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延续不仅在于单一文化元素的保护及发掘,也在于对文化基因库的整体有序继承。一方面要自觉尊重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文化基因存在的物质环境,体现其原真性。另一方面,原真性保护要求将对乡村物质形态被动的、静态的保护转化为主动的、动态的有机延续与更新,注重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传承。探讨整体性继承与保护基础之上的乡村文化基因库构建路径包括:其一,识别和提取乡村文化基因。通过对本土

^①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③《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5页。

^④田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传播共治与村民政治参与》,《新闻界》2021年第9期。

文化历史脉络、发展演变的分析,将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化整理,将繁杂的乡村文化归类整理,从而为后续的保护利用做出指导,文化基因可以通过保育、隔离、变异、共生、植入、移植和复制等技术手法得以提取和继承。其目的在于寻找乡村本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或代表性特征的文化因子,充分解读文化因子在乡村文化空间中的存在方式、分布规律与内在联系。其二,构建文化基因图谱。从显性和隐性乡村文化两方面展开,结合地域空间规划、结构与功能布局等时空分析方法,将现有的乡村文化形态抽象为系统性的符号。一方面可形成多段乡村文化识别特征序列,以此唤醒各类型特征的乡村文化记忆,凸显乡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原生性,从而整体地、真实地展现出原汁原味、形式多样、层次分明的乡村文化场景。另一方面从基因组的类型、结构、编码、解码、可视化识别等角度进行归类,保证乡村不同自然面貌与周边自然肌理的延续,巩固地域文化根基,避免乡村不同地域文化失调、形式怪异、意义曲解,不受人为负面的生态文化基因突变的影响,从而有效提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我们通过自觉传承乡村文化基因和构建乡村文化基因库,以文化基因图谱的方式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归纳,同生物基因遗传中的碱基配对类似,可以概括出本土文化场景的群系性特征,并通过不同基因组合配比来表达出不同的文化场景,有助于推动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个性化特征识别与解读,确保乡村本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中。

二 以文化发展自觉推动乡村地域文化修复与改造

地域文化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吴良镛说过,“地域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长期耕耘、创造、演变的结果”。当前,乡村地域文化受到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造成传统村落被毁、地域文化内涵缺失、淳朴民风受重创、原生态文化失真等地域文化特色消失和“百户一貌”“千村一面”的窘迫景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乡村不同于城市,它不能也不应成为工业文明的殖民地或城市社会结构的复制体。”^①“让城市向乡村学习。”^②这些都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就是要去乡村找回我们的传统,在尊重

地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直面真实的乡村生活诉求,重新思考如何强化乡村地域文化特色,如何实现乡村地域文化的修复与改造。文化发展自觉是贯穿于乡村发展全过程的文化态度,只有做到对乡村地域文化发展的自觉,我们才能确保对乡村地域文化的修复与改造,实现本土文明的回归。

(一) 强化乡村地域文化特色

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杜绝“形象工程”。乡村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可以从五个方面得以实现:一是尊重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的表达如同展现生物多样性一样,涉及当地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各种表达方式呈现绚丽多姿的人文风情。这是地域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球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不同地域文化之间既有相通性又各具特色,每一种地域文化的经验和智慧都是他者文化无法替代的。二是强化地域文化的“认同性”。地域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孤立性,地域文化是在适应和满足地域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长时间调整和发展过来的,由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认同、保持和继承。三是塑造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巴克尔指出:气候、食物、土壤、地形四个自然因素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命运。除此之外,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也极大地影响了地域文化的差异,譬如“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地域文化差异性的最好证明。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实施“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方案”,因地制宜地借助和利用好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四是考虑地域文化的“传承性”。这是基于对乡村地域历史文脉的尊重和对乡村传统智慧的解读。只有自觉地对乡村历史文脉加以理解利用、取舍改造和传承发展,才能实现地域文化的存在价值,发挥它的现实功用。五是表达地域文化的“乡村性”。乡村性是乡村地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属性,突出了乡村“土气、俗气、生气、朝气”的特点,满足了城里人对怀旧、自然的向往和需求。乡村性不同于城市性,它蕴含在乡村特有的聚落状态与原始风貌、信仰文化与祭祀活动、民风民俗和审美追求之中。它以农业生产生活的方式造就了特有的

①李人庆:《艺术乡建助推乡村振兴》,《美术观察》2019年第1期。

②王澍:《让城市向乡村学习》,《澎湃新闻》2016年5月30日。

农耕文化景观,兼具可识别性和提取性。但乡村性的表达不能只停留在乡村表面元素的简单应用,更要注重地方感的营造与拟真,比如注重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氛围的营造,这是形成乡村地域风格特征的首要条件,也是对乡村地域文化的第一印象。

(二) 新旧共生的乡村地域文化场景修复与改造

修复与改造乡村地域文化场景是文化发展自觉的实践目标。乡村地域文化场景只有经过修复与改造,才最适合新时代乡村社会和民众的需要,也才具有发展前景。乡村地域文化场景修复与改造的本质是在乡村本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创新,通过融合乡村外来文化,实现本土文化的重生与发展。乡村地域文化场景改造体现了乡村文化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加强了村民生活和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乡村文化与外来文化更有效地互补与融合,为乡村建设增添了时代特色与发展活力。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一种执着的文化追求、一种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发展理念,正是乡村地域文化场景得以修复与改造的保证。

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探索,中国本土学者的乡村建设实践“根系本土,面向当代”,或以符号化的方式对乡村象征系统进行重新解读与演绎,或将当代文化的先进性与乡村地域文化特征进行有机结合,创作出兼具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新乡村文化。譬如,建筑师王澍的“文村改造”项目是一个基于“乡村城市化”的乡建实验。他立足于理解和挖掘传统文化,着眼于中国本土建筑营造哲学的建构,潜心研究将地域特色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建筑营造手法,探索出了一种将本土材料、传统建造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来反映建筑文化的设计策略与方法,使乡村设计呈现出一种新旧混合、古朴自然与现代时尚相统一的形态,一种联系历史与当代,能够满足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新传统设计”。在当下艺术介入乡建的过程中,艺术家的本土化实践模糊了本土与外来、新与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界限,在尊重和继承地域文化的态度下寻求一种差异性的、生态化的当代表达。通过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回收利用、适宜技术的方式,在新与旧之间建立某种

内在联系,实现地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从而达到一种新旧共生的状态。2018年,笔者带领设计师吕不、蔡波来到长沙暮云西湖农场,基于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和乡村建设的情怀,对五栋乡村废弃老宅及其周边进行改造,赋予其新的、舒适的使用功能和室内外环境,历时两年,打造了餐饮民宿文艺综合体——山有舍·野奢庄园。该项目吸引了当地民众的参与,融入了文化和艺术,以新旧搭配、简洁时尚、舒适自然的设计原则成功塑造出长沙民宿的典范,使在地文化得以再生与发展,使传统乡村重新找回美好的田园生活,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目前已成为天心区的网红打卡地。这种“新旧共生”的改造策略打破了以往的乡村建设逻辑,它是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的现实场域中构筑出一种能与地域文化生态、历史文脉、权力网络和信仰体系发生持续关系的能量源,为乡村地域文化场景更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三 以文化艺术自觉推动乡村本土文化认同与再造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引导和支持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教师和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等助力乡村振兴。这类人群往往懂艺术,有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且对乡土怀有感情,如果能吸引其下乡、充分发挥其作用,就会为乡村建设提供强大的外在动力。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艺术激活乡村本土文化,用艺术重塑乡土本土文化凝聚力?作为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可通过文化自觉把握艺术自觉,通过文化艺术自觉为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探索。

关于文化自觉与艺术自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二者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文化自觉包含艺术自觉,艺术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反映和表现;文化自觉通过艺术自觉的独特性来体现,艺术自觉受到文化自觉一般规律的制约;文化自觉为艺术自觉提供了文化资源,艺术自觉是抽象的文化自觉的具体化表现^①。厘清二者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乡村文化自觉和复兴乡村本土文化。具体到乡建实践的问题解决层面,文化艺术自觉有助于识别和提取乡村文化基因,唤醒沉睡的乡村文化传统、拯救濒于消亡的乡村文化遗

^①张新科:《文化自觉与艺术自觉——从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谈起》,《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7年第5期。

产,通过乡村规划、景观设计、视觉设计、公共艺术、数字媒体、手工技艺等艺术介入的途径,对乡村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乡村本土文化场景新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模式。

(一)以艺术介入增进乡村本土文化认同

艺术介入是文化艺术自觉的深刻表现与重要载体。艺术介入是一种文化性或社会性艺术介入,是一种基于田野现场,在生活世界中生成的艺术,其更加强调艺术行动的参与性以及地方感的营造与拟真。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有利于将当代文化和艺术的思考带到乡村,将城市潮流同乡村特点进行融合,培养乡村民众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豪感,也由此探索与发展出可持续性的乡村建设实践样态及改造模式。

第一,艺术介入对乡村本土文化认同涵义的感性呈现。艺术介入强化了艺术在介入乡村建设层面的主导性意义,使艺术成为对乡村社会现实的现象感知、观念表达与价值建构。这缘于“艺术再现真实的世界”^①、“艺术永远都在参与新的运动、风格、时尚”^②。乡村本土文化认同实质表现为将人的主体性投射到乡村本土文化认知活动中,将乡村本土文化认同对象的存在方式转化为主体的观念性存在。这有助于通过艺术的可视性、可感性及象征性介入乡村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完成乡村本土文化认同涵义的感性显现。而艺术家通过艺术介入与文化认知的互动调整与对话,往往表现出积极反思与主动建构的思想文化自觉,从而在改善与重塑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过程中,激发乡村民众的文化主体意识,共同参与实现乡村本土文化再造的构想与实践,使乡村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譬如艺术家渠岩的“许村计划”,便是基于对现代性反思和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思考。他说:“家乡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修复保护老房子,就是要恢复我们家园的荣耀,召回一百年来我们模仿西方、模仿城市所失去的神性。”^③他在尊重传统营造法式的前提下,运用当代技术手段修复老房子文脉,通过传统符号传承转译,让村民在保持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重建乡村全新的“生活式样”,让村民为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动自豪并找回日渐凋敝的乡村文化自信,让乡村

成为我们能回得去的理想家园。渠岩的乡建行动向我们证明:艺术代表了活力,许村被艺术激活。

第二,乡村本土文化认同开启艺术介入模式的双通道。艺术介入乡村本土文化认同建构模式可分为“自下而上式”与“自上而下式”两类。其中,自下而上式介入模式主要指艺术家自发主导的、具备乡村本土文化认知的内生性和非政策性介入。这种介入模式极大程度地保持了对当地自然规律、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的尊重,艺术家将自身的创作理念融入当地的乡村建设,重构新的文化场景,形成新的文化话语体系,并产生一股强大的建设性力量,帮助村民实现文化艺术的自我生产。如日本北川佛兰策划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将艺术创作融入新潟县日常生活常态,让村民做艺术祭的主角,强调作品“源自人类土地的自然艺术”和“以人为介质的艺术流动”,借助艺术地景创作整合在地的地理资源、农耕文化以及促动广域民众参与,使越后妻有成为“展示人类与自然如何建立关联的示范区”。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此项活动实现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创意乡村和公共艺术的价值叠加,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旅游、艺术全面发展。自上而下式介入模式是指政府主导的,集多种形式于一体的嵌入型和政策性介入。这种模式利于统筹、见效快,能快速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但国家将现代化的理念从城市扩展至乡村,村民可能被视为需要教化和启蒙的人,其背后也隐含着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功利性的经营模式。在这样一种“输血”式的介入方式之下,村民的动力活力难以被激发,乡村的文化多样性容易被简化,文化场景容易变得审美同质化,乡村或将成为城市驿站,乡村本土文化或将面临“被消失”的境遇。

第三,艺术介入乡村本土文化认同的规范建构。当前,艺术介入乡村本土文化认同模式尚未形成建构规范,这带来了主体认知、动机差异等方面的诸多争议。那么,如何建构艺术介入乡村本土文化认同规范,促进二者间耦合关系的优化发展,进而用艺术点亮村民心中的梦想呢?首先,艺术介入必须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用文化力量召唤远走他乡的村民复归山野田园,要“让村民有尊

①高名潞:《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②乔治·E. 马尔库斯,弗雷德·R. 迈尔斯:《文化交流:重塑艺术和人类学》,阿嘎佐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③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民族艺术》2018年第4期。

严的生活”,使村民真正成为乡土文化创造的主人,共同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宏图伟业。其次,在艺术介入过程中,艺术家不只是创作者,也需要成为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组织者,要抛开精英主义思想,学会倾听村民声音,与村民互动且“互为主体性”,点燃村民参与艺术乡建的热情与欲望。艺术家要帮助提升村民的艺术素质,施展村民的一技之长;要利用艺术画龙点睛的作用,点亮村民回家的路,以艺术的力量复兴乡村。再次,政府角色定位应由传统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服务者。中央政府进行战略规划,强化顶层支撑,从宏观上把控艺术介入模式的方向;地方政府则应在艺术介入的整体规划、资金投入、项目建设、监督管理等实施层面发挥积极有效的服务作用。最后,艺术介入应该坚持底线思维,要避免强行植入式的“他者”乡村建构,要平衡好本土文化保护与艺术开发之间的关系,要优先考虑如何给当地村民带来生活品质和经济效益的提升。总之,不论是“自下而上式”还是“自上而下式”,应以内力为主、外力为辅,通过乡村多元主体(主要指政府、市场、协会、艺术家和村民五大主体)之间的跨部门协商合作,构建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参与机制与平台,以主体性的文化自觉激发村民内生动力,以主体间性的文化自觉协同推进乡村建设。并自觉建构起艺术介入乡村文化认同规范,用艺术介入去弥补那些正在失去的地方性知识与智慧,才能真正锁住“乡愁”,让艺术介入成为助推乡村建设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二)以艺术介入助推乡村本土文化再造

方李莉认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通过艺术复兴传统的中国生活式样,修复乡村价值,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的发展之路。”在艺术介入的过程中,要对乡村有敬畏之心,不是硬性的“侵入式”或外在的表演与教诲,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地诱发和培植乡村内在文化因子的发育和成长,促使当地文化力量与当地生活及利益的诉求得以显现。艺术介入也不是以一种“哺乳式”来改造、重构乡村,而是从乡村本来的逻辑出发,以“造血式”的艺术引导来建设新乡村。艺术介入及其社会化属性也应该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控以及自我修正的开放系统,一个具有内在严整性和超常生命力的有机体。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要注意三个原则:一是发现乡村价值。要对乡村现代性危机和发展代价进行反思,对城乡二元对立进行反思,对既定的艺术介入思想框架和方法路径进行反思。二是重估乡村价值。要在尊重乡村肌理的前提下,引进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把乡村价值放在文化多样性和城乡共生的视野中,重估乡村在世界未来多元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三是再造乡村价值。乡村本土文化的再造,就是要延续乡村古老精神、恢复乡村礼俗和伦理,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为当地民众提供机会,重塑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区之间的纽带。

当下的艺术乡建方兴未艾,不同团队从不同层面对乡村本土文化修复、乡村本土建筑营造、乡村本土环境改善以及乡村本土文化产业帮扶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比如“碧山共同体”“设计丰收”“设计下乡”等项目以当代建造方式实现本土性表达,传达了艺术介入乡村的立场、态度和价值,体现了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们对乡建实践的深入关注和思考。艺术介入为“乡村激活振兴”提供了不同于以往保守要义的创作理念,是一种基于现有体制与社会发展现状下的创新探索与实践。艺术介入成为乡村本土文化建设的载体,乡村物质与非物质性文化建设成为艺术介入载体的重要内容。对于乡村物质文化而言,艺术介入往往通过“低成本低技术”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生态微循环”,将即将消逝于现代洪流中的乡村本土文化根脉保存下来,并为本土文化的活化利用和乡村民众在地发展创造了机会。对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一方面,其传承与发展依赖于所属族群与社区不断保持活力,村民已成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修复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伴随文化精英的带动或第三方力量(如 NGO)的介入^①,城市外来移民在乡村本土文化再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在责任与情怀、当代性与在地性、社会性与专业性、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挖掘之间实现平衡,找到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的切入点,并化身当代乡村的“新乡贤”,带领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本土文化建设。同时,村民在参与过程中也逐渐接受到文化艺术和技能培训,其文化主体性被唤醒,并利用自身地方经验不断更新本土文化,从而共同塑造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乡村本土文

^①孙君:《农道:没有捷径可走的新农村之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化。艺术介入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振与交流,并转化为文化互动与融合的巨大势能,促进形成互补、多元、充分、均衡的新乡村文化。但我们也要自觉认识到,“介入”是携带强势价值判断的外部主体对其他文化的植入思维和行为。外来文化在为当地创造生活福祉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同化”的风险。因此,应谨慎“过度艺术介入”,而采取超越“介入”,达至“融和”的方式,将培育村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作为目标来进行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通过激活乡村内部蕴藏的自我修复能量来实现乡村本土文化场景的再造^①。

结语

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和气质风貌。在乡村文化愈加多元化的今天,愈来愈多的形形色色的伪文化和文化碎片让人们在文化交往中丧失文化本性,乡村本

土文化场景面临衰微。于是,寻找和追求新的精神皈依,建立新的乡村本土人文景观和精神,成为文化自觉实践的重要内容。这就离不开文化主体对乡村本土文化现状的审视与把握,对乡村本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从而达到对乡村本土文化的改良与创新。在此背景下,文化自觉通过乡村本土文化场景提升的形式展现出来,文化自觉引导着乡村本土文化场景提升。如果失去文化自觉的批判性,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就会陷入盲目与任性;如果缺少文化自觉的引导性,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就会失去创造与发展。所以,新时代乡村文化基因的继承与延续、乡村地域文化的修复与改造、乡村本土文化的认同与再造三条路径都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自觉在乡村本土文化场景建设中的实践性价值和先进性指导,才能最终通过文化自觉规范与建构起具有本土特色的新乡村文化场景。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ree Paths to Promote Rural Local Culture

QU Yun-dong, WANG Ya-Peng & MAO H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rural local culture is facing a strong invasion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unique multicultural conflicts and cultural personalities in rural areas endow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ocal cultural scenes with unique spatial logic.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maintaining the vitality of loc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d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t emphasizes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rural cultural genes throug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pairing and transforming rural regional culture, and identifying and reconstructing rural local culture to enhance rural local culture. The purpose i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 laws of th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local culture, and to achieve the self-awareness of rural local 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art in r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genes; regional culture; art intervention; rural local culture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孙九霞:《旅游循环凝视与乡村文化修复》,《旅游学刊》2019年第6期。